

中国卷

世界华文
微型小说
名家名作丛编



中国卷



江曾培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如麒
封面设计：陆震伟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名家名作丛编

中国卷

江曾培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24,000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ISBN 7-5321-1516-X/1·1204 定价：10.50 元

序

江曾培

微型小说，古已有之。古代小说的发展，是由短而长的。最初的小说，多是千字以内的“微型”。自然，这种“微型”，是一种“残从小语”式的简陋。随着小说对复杂社会生活反映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以及小说本身艺术表现力的不断提高和丰富，小说的篇幅，逐步突破了“残从小语”式的“微型”，出现了短篇、中篇、长篇。同时，“微型”自身也在内涵上不断提高，越过了“残从小语”式的粗陋，走向了精悍凝练。到了明清，既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这样的长篇巨著，也诞生了《聊斋志异》这样的短篇杰作，它们共同把我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了光辉灿烂的高峰。

中国现代小说，继承古典小说的传统向前发展，长篇精品与短篇佳构交相辉映。这其中还有几次对微型小说的特别呼唤。一是五四时期，新文学大师鲁迅、郭沫若、叶圣陶等创作了一些有影响的微型小说，二是三四十年代，在左翼运动和抗日战争中，对“墙头小说”等短小作品的提倡与实践。三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被茅盾称之为“一鸣惊人”的

小小说的崛起。然而，潮起潮落，这几次微型小说尽管热闹了一阵，很快地又都平息下去了。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微型小说还没有与短篇小说分家，一般都还把它看作是短篇小说的一部分，只不过篇幅更加短小而已，如老舍在50年代所说的：“小小说是最短的短篇小说。”这就是说，在很长时期内，它并没有成熟到具有独立文体的意识。这样，也就难于形成持久的气候。由于社会各方面的原因，可以使它一时勃起，而当这些外部条件变化时，它也就会随之退潮。

微型小说真正从短篇小说中分化出来，形成为一种独立文体，是80年代以后的事。80年代初，上海大型文学期刊《小说界》率先设立微型小说专栏，倡导微型小说。由于顺乎世情，顺乎文情，迅速在全国引发了微型小说热。说它“顺乎世情”，是由于当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呼唤精短的文体，在文艺鉴赏上，也能贯彻“节省律”，以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的审美信息。说它“顺乎文情”，是由于人们反感于小说的愈拉愈长，要求写得精练，能够长话短说，而不是短话长说。由此，到了80年代末，全国有近千家报刊发表微型小说，每年发表作品达几万篇，并且专门创办了两个选刊：《微型小说选刊》与《小小说选刊》。与此同时，微型小说的理论研究也日益发展。1987年，首先有论文集《微型小说艺术初探》问世，接着有《微型小说写作技巧》、《小小说艺术论》等专著出版。至此，微型小说特有的审美价值，愈来愈凸现出来，为人们所认识。1992年6月，中国微型小说学会成立，

标志着微型小说最终摆脱了它作为短篇小说的一个分支、一个附庸的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品种，小说世界由长篇、中篇、短篇形成的“三足鼎立”状态，变成了一个由长、中、短、微共同组成的“四大家族”。自然，比较起来，微型这一“族”，势单力薄些，但由于它是“小说行中最少年”，潜力很大，这几年发展很快。1993年5月至1994年5月，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与世界上一些国家与地区的华文作家团体，联合主办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海内外三十多家报刊联办，发表的参赛作品达二千多篇。在此基础上，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与新加坡作家协会发起，于1994年底在新加坡召开了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微型小说在世界华文文坛愈来愈显示其力量。鉴于微型小说个人作品集大量出版，1995年9月至1996年3月，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又举办了个人作品集的评选活动，最后有十五部作品获奖，显示了微型小说的作家与作品在整体质量上的提高。

微型小说发展的轨迹，一方面，越来越走向普及化；另方面，又逐步走向专业化。普及化，指的是写微型小说的人越来越多。许多文学青年把微型小说作为训练自己的学校。同时，由于微型小说短小精悍，贴近生活，“以最小的面积，集中最多的思想”，受到大众传媒的青睐，成为许多报纸副刊的一个重要品种。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所以能形成那么大的规模与影响，就因为有那么多的报刊与作者参与，鲜明地体现了它的大众性、普及性。专业化，是指在写微型小

说的作者队伍中，已经出现了一批专攻微型小说的“专业户”。他们醉心于微型小说，比较娴熟地掌握微型小说艺术，矢志把全部或主要精力奉献给微型小说事业。我曾说过，一种文学品种，如果没有相应的“专业”队伍，没有那么一些人，为它朝思暮想，鞠躬尽瘁，是难于形成自己的力量与独立品格的。微型小说的作者，不再都是那种偶尔为之的“匆匆过客”，开始生长了一批“专业户”，从而保证了它应有的稳定与一定的水平。与此同时，一些著名作家，也不断献出微型小说佳作。这些作家写微型小说，自然不会像专务微型小说的作者那样专心，但这些文学专家的热情介入，有利于微型小说由业余水平向专业水平提高。此外，围绕着微型小说的创作，微型小说的理论研究也迅猛发展。近些年来，有关微型小说的研究专著，出版了二十多种，微型小说理论正在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了专门研究微型小说的“理论专业户”。一方面普及化，一方面又专门化，普及化与专门化的结合，使得微型小说从短篇小说中分离出来另立门户的根基，不断得到巩固与加强。

这个集子是“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名家名作丛编”中的一卷——中国卷，入选的作家，不论是专攻微型小说的卓有成就的“专业户”，还是间或涉猎微型小说的著名作家，都对当代中国微型小说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优秀之作，如王蒙的《雄辩症》，汪曾祺的《陈小手》，林斤澜的《水井在前院》，冯骥才的《多活一小时》，蒋子龙的《找帽子》，毕淑

敏的《紫色人形》，以及许行的《立正》，白小易的《客厅里的爆炸》，邓开善的《月照南窗》，孙方友的《捉鳖大王》，凌鼎年的《秘密》等，都是在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之作，可视为当代微型小说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有了自己的艺术个性与艺术风格。我们知道，能否形成特定的风格，能否在作品的风采、情调、韵味等方面有独创性的呈现，是一个作家成熟与否的标志，也是一个作品成熟与否的标志。这点，微型小说的作者与作品也不例外。人们常说微型小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五脏”不仅是人物、情节、结构、语言等等文学因素，同时包括作家的品格、风度、才华、学识在作品中所综合表现出来的风格。风格，是“麻雀”的“灵魂”。微型小说的产量不算少，但总觉得它根不深，叶不茂，就由于有个性有独创有风格的作品太少，雷同的、“大路的”、平庸的作品过多。我们编选“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名家名作丛编”，也意在促进这一状况能较快改变。雨果说过：“未来仅仅属于拥有风格的人”。微型小说的未来，也寄希望于拥有鲜明风格的带标志性的作家与作品的不断产生。

微型小说的兴起，是一个世界性潮流。“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名家名作丛编”的编就，也反映了这一点。微型小说是世纪末文坛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它必然走向辉煌。

目 录

江曾培

序	1
---------	---

王 蒙

雄辩症	1
他来	2
扯皮处的解散	6
筝波	8
慰	12

王奎山

画家和他的孙女	15
红绣鞋	17
月芽塘	20

邓开善

月照南窗	23
碑	24
黑蝴蝶	26
但愿人长久	27
烛光夜餐	29

白小易

客厅里的爆炸	31
浪漫	33
轻描淡写	34
生死游戏	37
知音遍地	40

生晓清

两棵枣树	45
人事	47
首席科员	50

冯骥才

多活一小时	54
胖子和瘦子	56
苏七块	58

邢 可

恒爷	61
游戏	62

目 录

找回自己	65
许 行	
立正	68
抻面条	71
小白鞋	74
火红的枫叶	78
熊	80
孙方友	
捉鳌大王	84
女匪	87
雅盗	90
蚊刑	94
猫王	97
刘国芳	
诱惑	102
黑蝴蝶	104
电话传情	107
眼睛	110
风铃	113
毕淑敏	
紫色人形	117
悠长的铃声	120
走过来	122

何立伟

枯坐的人	125
在瓶子生活的先生	127
红蜻蜓以及月亮	129

沙黾农

补天	133
漂亮的耳朵	136
无独有“偶”	138

沈祖连

机关的早晨	142
朱经理	145
见解	147

汪曾祺

陈小手	150
尾巴	153
水蛇腰	155
窥浴	158
鹿井丹泉	161

林斤澜

水井在前院	164
梭鱼与鲅鱼	167
吃吃	170

凌鼎年

误墨	174
秘密	176
牛二	179

蒋子龙

找帽子	182
望乡台上	184
种瓜得瓜	188

谢志强

其实我也这么想	193
杨梅	195
火驹	197

滕 刚

预感	201
升华	204
崇拜名人名言的女孩	207

王蒙，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作甚多，有《王蒙文集》问世。

雄 辩 症

王 蒙

一位医生向我介绍，他们在门诊中接触了一位雄辩症病人。医生说：“请坐。”

病人说：“为什么要坐呢？难道你要剥夺我的不坐权吗？”

医生无可奈何，倒了一杯水，说：“请喝水吧。”

病人说：“这样谈问题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谬的，并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例如你如果在水里搀上氰化钾，就绝对不能喝。”

医生说：“我这里并没有放毒药嘛。你放心！”

病人说：“谁说你放了毒药了呢？难道我诬告你放了毒药？难道检察院起诉书上说你放了毒药？我没说你放毒药，而你说我说你放了毒药，你这才是放了比毒药还毒的毒药！”

医生毫无办法，便叹了口气，换一个话题说：“今天天气不错。”

病人说：“纯粹胡说八道！你这里天气不错，并不等于全

世界在今天都是好天气。例如北极，今天天气就很坏，刮着大风，漫漫长夜，冰山正在撞击……”

医生忍不住反驳说：“我们这里并不是北极嘛。”

病人说：“但你不应该否认北极的存在。你否认北极的存在，就是歪曲事实真相，就是别有用心。”

医生说：“你走吧。”

病人说：“你无权命令我走。你是医院，不是公安机关，你不可能逮捕我，你不可能枪毙我。”

……经过多方调查，才知道病人当年参加过“梁效”的写作班子，估计可能是一种后遗症。

他 来

他来了。她走了。他走了。她来了。

真的？

山坡上留下了深的与浅的，大的与小的，重合的与分离的脚印。

留下了笑声，叫声，答声，叹声。听见的与没有听见的。听着了和没有听着的。回响与没有回响。

留下了那一年的身影，在那一年光照下面。

留下了一首歌，他们终于一起唱了。一首鲜红的、嫩绿的、海一样蓝的歌。如遍野的山花的歌。如山风呼啸的歌。如山雨后的青草。

一首刚刚开始唱的歌。

突然的狂风。大雪，冻结。脚印吹去了，身影散乱了。歌声凝固如冰冷的石头。

他不知道她了。

她不知道他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她。当她醒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他。也许她和他的相遇本来只是幻梦。只是年轻人的幼稚的模仿。只是少年的傻气。只是旧书的被翻破的纸页的霉潮。只是自我安慰的本能的创造物。只是一个过了时的其实是人人都有的温暖而又残酷的故事。

只有生活。只有旋转。只有必须有的油盐酱醋的瓶罐。阿司匹林。出站、进站、检票。一米七全民所有。叫通总机没叫通分机，也得付4分钱。

当大雪飘飘如花，她也许常常出现在昔日的山坡上。沙沙声响，她捧起洁白的雪花，寻找和辨认，用白雪填充青春的黑洞。用雪花装点无花的原野。分明已经丢失了往日的面影。她仍然固执，她仍然凝视这黑洞的深层。她等待，她渴望，望眼欲穿。她终于看到冰雪开始消融，山径侧边萌芽了绿，水流发出了永远的笑声，卵石洁净，坚强如玉。

下次就会有他。

她来了。他没来。

她走了，他来了。他已经是长者，辛勤，持重而又欢乐。他做了许多小鸟，每个鸟儿唱着一首欢乐的歌，探寻的歌。天空。

你在哪里？可是果然？

我曾有过誓言，我曾有过约许。我曾蓦然心动，我的心曾经充盈了那么多春的丰满。我曾经那样地感谢过你，虽然爬山的时候腿已经吃不住劲儿，虽然他感到那令人僵直的风寒。哪怕是一跛一拐，他终于来了。是这里么？

是这里么？这里雾气弥漫，古树参天，鹰翅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枯草落叶堆积如山。每一块石头都像是他的归宿。

他走不动了。

他垂下了头。总有这样的期限。虽然还想多放一点鸟儿。还想多栽一点葡萄。还想多登几座山峰，苍松之上是雪冠，雪冠之上是蓝天、是太阳。在蓝天之上、太阳之上又是什么呢？

然而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童年，降生时候的愤怒的呼喊，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帆桅已经折断。

他看到了自己的一生，愚傻，苦，强烈浓聚，值得。

多么芳香，多么温煦，是一声响亮的哨子，是她的絮语。是轻声的呼唤。是荡着的摇篮。是春水里的蝌蚪、小鱼。

雪，雪，到处是弥漫的雪的雾，他已经睁不开眼，他奋起